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Y8
1873
v.4

DS
747
.2
S755Y8
1873
v.4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

通鑑紀事本末卷五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諸將之叛

漢高祖四年冬十月韓信襲齊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救齊信擊殺龍且虜齊王廣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

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

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必終爲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

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

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
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
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
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
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
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
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
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以鄉利而倍義乎
蒯徹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

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

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不敢行者百事之禍也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因去佯狂爲巫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漢王用張良計分地以王二人事見高帝

滅楚 十二月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爲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封魏相
國建城侯彭越爲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
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
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
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
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
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
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游雲

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
埶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
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
信曰斬鍾離眛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
上會諸侯於陳信持眛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
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
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
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
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

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

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十年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慕魏無忌之養士及爲相守邊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

周昌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太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

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帝攻拔之更命曰眞定帝購王黄曼丘臣以千金其麾下皆生

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爲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

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爲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

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疇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

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

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梟越首洛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烹之方提趨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

滎陽成皐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烹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

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其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
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
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
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
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幷韓
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
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
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
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

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戸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乘間

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
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
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
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
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
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
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衞軍霸上布之初反
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
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
之言東擊荆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

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兵遇於蘄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僞欲與

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　周
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　陳豨之
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
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
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
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
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
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
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
以爲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

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爲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

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
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
皇子建爲燕王　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
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亡入匈奴

張溥曰武涉蒯通說韓信背漢而自王漢讓梁
王越扈輒勸越發兵遂反盧綰遣張勝於匈奴
臧衍說勝令燕緩陳豨而與胡和自今言之皆
人臣不忠之謀不可以訓天下　若論當日事所
以爲三人計者皆出於不得已其言漢王不可
親信未嘗不深中人情也然雲夢之遊成於陳

平雒陽之囚迫於告變及信越既至一廢爲淮陰侯一數爲庶人帝亦未決殺之也夫帝有戮功臣之心而不敢卽有其事當時爲大臣者如酇留諸侯能引大義明高功以正救其失帝之邪心亦可少止酇留既嫌畏不敢言所賴維以仁恩匡回剛戾者呂后耳后既不然而反益其毒此漢禍所以不可救也淮南王布反上已有疾欲使太子往擊太子客說建成侯請呂后涕泣爲上言上乃將兵自東止太子居守當時天下已定外患已除帝亦無所忌慮獨有妻子之

言能入其心爲之妻者少長擾制而復助以誅
殺信越諸臣亦有死而已矣且呂后殺信有專
擅之大罪二帝知之乎信固功臣亦大臣也戮
一大臣而帝不聞一罪也即使帝在邯鄲倉皇
不及往反執信於獄以尺一告帝或誅或族惟
命集百官而廷議其罪亦惟命廼遽斬之長樂
鍾室夷其三族二罪也或以爲高帝欲殺信久
私與呂后定約而出又不欲身有殺信名假呂
后成之而外示憐惜其事不可知然縱觀當日
能與天下爭衡者獨漢王與信耳呂后今日殺

信明日卽玩弄帝於股掌之中英雄無相惜之心而老婦有日甚之毒卽帝亦且柰之何哉是故韓信受禽梁王震恐陳豨未滅燕王已貳欒布有人人自危之言薛公陳淮南當反之論惟綰亦曰往年春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遂不應召帝崩乃亡入匈奴夫功臣誅而高帝崩高帝崩而諸呂亂勢會相應可謂無天道人事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

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

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與東胡東胡王愈
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
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
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
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
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旣歸又西擊走
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
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
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

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中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

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

封邑焉　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爲
郃陽侯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
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奈何對曰陛下
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
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
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
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

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

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
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况魯
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
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
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
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
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
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

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
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
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
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
郡保塞蠻夷殺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
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衞將
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

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强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幷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

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强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

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蘗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

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
上疏曰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
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
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
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
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
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
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

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

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胡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

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節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
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
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
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衞邊地
而救民死也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
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
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
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
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

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
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
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
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
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
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
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
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
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
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

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

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

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敎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

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寗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

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
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
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

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
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
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
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
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

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

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二年秋與匈奴和親

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六年六月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

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雁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雁門

孝武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

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張溥曰婁敬和戎之策本於晉魏絳絳之言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晉悼公從之八年之內九合諸侯然絳所云和息兵修好務以德服而已未嘗厚贈賂屈體貌最下而娶以中國王者之女也春秋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書譏之惡其失馭戎

之道也會戎於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惟於二者有異詞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其指嚴矣漢高祖與匈奴冒頓戰困於白登厚遺閼氏解圍出婁敬卽說高祖以適長公主妻冒頓高祖是之冒頓弑父妻母強於漠北有王者起誅之可也否則待以不治可也降而爲婚姻則首居下足居上也且高祖擊匈奴繇討韓王信韓王信叛降匈奴繇畏帝之疑楚王信方執韓王信已叛帝欲滅匈奴韓信彭越黥布皆足使也必欲殺之何哉韓王

信叛則連匈奴燕王綰叛亦連匈奴帝不能使功臣滅匈奴而反驅功臣入匈奴計亦悖矣婁敬初衣褐見請都關中以此有名旣又言匈奴見短伏奇不可擊爲帝親信齊虜得官無過口舌寧識禮義敎化哉唐高祖起太原借兵突厥遂與和親太宗因而不改爲盛德累然薛延陀遣使乞和親公主行有日矣契苾何力言不可太宗善其策詔眞珠親迎以計絕之眞珠憤死薛延陀卒許和而絕中國猶有利焉余竊悲當日張良蕭何諸臣不能力爭漢失也魯元公主

已嫁張敖設聽敬言公主竟棄敖從冒頓乎戰
國之世周分爲三有周赧王東周君西周君之
稱周亡海內曠無天子者三十五年秦政旣帝
滅絕仁義天下不爲夷者幾希漢祖於父不辭
擁篲於女則許更嫁羣下相視若無足怪知風
俗未盡變君臣皆不學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諸呂之變

高祖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疎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

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
旣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
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
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
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
昌爲御史大夫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
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
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
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

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　初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

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五月己巳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幷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

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以周勃爲太尉

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於未央宮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幼太后臨朝稱制

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

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爲趙隱王謀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爲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　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

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 夏五月丙申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衞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

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曰
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六年冬十一月立肅王弟産爲呂王
七年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
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
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
至置邸不得見令衞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
輒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
王産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呂須女爲將
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

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忿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

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吕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吕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吕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

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爲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爲趙昭王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封通弟莊爲東平侯　春三月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撠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

太后遂病掖傷　夏四月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衞宮愼毋送喪爲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

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衞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衞王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淄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

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㝡
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
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
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遺諸侯王書陳諸呂
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
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
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
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

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産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

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

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
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
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晡時遂擊產產走
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
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
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
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
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
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
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

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眞

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
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
諸呂而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
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
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駟鈞虎
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
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況以仁
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
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
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

已誅諸呂新啑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

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

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

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
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
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
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
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衞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
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
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鎭撫南北
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
恆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
下

文帝元年冬十月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張溥曰漢高帝卽尊位十二年崩孝惠帝立呂太后卽囚戚夫人召趙王如意入長安亡何皆殺之則惠帝元年也高帝初寵定陶戚姬疎呂后欲廢太子立趙王帝崩呂后卽肆其忿孝惠與母同讐宜必快之乃趙王來親迎霸上與入宮起居飲食呂后伺閒殺趙王帝腰斬宮奴見人豕大哭病不起凡爲人子天性仁厚者誠不忍父母有過同室誅夷也衞宣公烝於夷姜生子伋既奪伋妻生壽及朔詩人賦匏有苦葉賦新臺者也宣姜與朔搆子伋公使諸齊使盜待

諸竟壽子以告使之行伋不可壽子飲之酒載
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又殺之詩二子乘舟之
所爲賦也呂太后愛孝惠而殺戚姬趙王孝惠
反以傷戚姬趙王病崩何異衞宣姜欲殺伋而
及壽乎孝惠在位七年政繇太后帝崩又臨朝
八年是呂氏爲天子十有五年矣呂后僭位十
五年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唐武后僭位二十一
年刑罰用大亂竣不起是惟適當國家强盛黎
民休息得恣淫暴下不敢難豈天亦助女主乎
惡二后者譏其稱制與王莽之十四年有同貶

焉孝惠崩發喪太后哭泣不下心畏大臣未敢
即王諸呂張辟彊說丞相陳平等請之太后說
哭乃哀張良佐高祖成帝業又保孝惠無廢稱
純臣孫子不肖背君親黨呂氏罪當死然十五
歲兒未足深責陳平周勃身爲大臣不能守王
陵之正阿意取寵等之導亂矣呂祿呂産旣王
握南北軍太后誅戮無忌少帝幽殺趙王友趙
王恢與燕王建父子俱死將相大臣危不自保
幸太后老死齊王兵起灌嬰留屯滎陽酈寄游
說呂祿紀通矯節朱虛奮勇始得勃入軍門捕

誅諸呂否則祿印不解重兵在呂大臣葸弱相仗莫發戰於闕下勝負未可知也呂氏崩戒祿產毋送喪爲人所制呂祿與酈寄出游獵呂須怒其棄軍散珠玉寶器呂氏男子皆碌碌其强者獨婦人耳然亦無奇能異智當日平勃諸臣但心懾於淮南彭越之死各爲身謀奉令惟謹太后威權實羣下推長之不死烏能動哉周詩有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呂后爲高祖微時妃高祖崩時年六十三又十四年后方崩宛其死矣他人是愉陳平周勃可謂善俟者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南粵稱藩

漢高帝十一年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

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卽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

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
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
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
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
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
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
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
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繼五

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高后四年夏五月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

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幷王
之自爲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七年九月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文帝元年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溼士卒大疫
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卽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
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
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
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
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

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

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日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

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
即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
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
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
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
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
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
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
於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
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

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號不敢爲帝矣

張溥曰長沙王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後以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功封王高帝既帝制詔稱忠南粵王趙佗故秦南海尉也高祖旣定天下遣陸賈因其地立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大漢方興芮從於舉兵之始佗服於功成之日兩人皆可謂知幾達變矣佗家本眞定令於龍川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屬以事時天下虎爭中國擾亂囂憂地無所

託舍子孫親舊而用佗知佗者深也豪傑相攻
南海僻遠擊并二郡坐大自王無戰鬬之勞依
險阻之固生民有主稱臣奉約慮所素定楚人
陸賈徼便進說佗即下拜親戚墳墓之情未嘗
忘肆然欲爲中原主則不能與不敢持此安歸
乎高帝之不用兵陸生之縱口辯咸窺知其情
毋煩亡矢遺鏃而直以柔屈也高帝崩呂后稱
制佗即自號爲帝發兵攻長沙邊邑夫老婦僭
位淫人凶國四夷君長有能聲討者大義歸之
佗何知此但見隔絕器物背前信令則怒而挺

戈耳孝文即位南越地廣富強倍昔日寧可以兵服乎陸賈再使佗去帝制黃屋左纛願常奉貢職誠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哉柔制之道猶循高帝也夫秦亡而佗王呂僭而佗帝其倔強也非叛畏高祖之威感文帝之仁其向化也則誠崎嶇山海抱孫事漢進同禮義之俗退免後夫之凶在佗所處如是足矣班固贊吳芮之起不失正道能傳號五世慶流支庶予於趙佗亦云韓信彭越功高天下據地非僻無論其志不安於尉佗即欲爲佗勢逼高帝矣亦不可得是可

悲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七國之叛

漢景帝前三年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

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卽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孼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

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
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
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
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
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戊來
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
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
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
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
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

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穅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

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
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
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
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
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
幷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
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
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
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
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

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

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
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
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休侯富使人諫王王曰季
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
犇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
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
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
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
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

趙王遂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
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
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
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
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
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
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
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
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
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復召竇
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鼂錯所更令
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
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
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
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
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
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
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
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

同堂語及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辠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虖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

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

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
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
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
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
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
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
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
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
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
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

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

於殽澠阸陿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閒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將軍

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

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幷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

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室家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紿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

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勿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頽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辠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

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卬奉灋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灋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

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酈寄攻之七月不能
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幷兵引
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
非其罪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亦
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
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
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
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
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
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

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

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𠫓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夏六月乙亥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

四年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成侯將兵

救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張溥曰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也楚王戊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交之孫也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高祖長庶男齊悼惠王肥之子也趙王遂高祖諸姬子趙幽王友之長子也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高祖破

英布軍旣封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高祖見其
狀有反相拊背戒之文帝之世失藩臣禮不朝
京師其悖逆出天性非必激於鼂錯始亂東南
也然濞擅銅鹽畜亡命黃屋爵人者四十餘年
至景帝時人已老矣令帝效孝文寬仁無遽削
地死後分封支庶漸殺其勢吳可不勞而定也
錯說帝急削吳遂招楚趙諸齊同反謀誠不詳
獨袁盎譖入帝驟殺錯快人私讐無益國計鄧
公所為稱寃也夫吳不削則不反削則必反不
削而禍大憂在國削而禍小憂在錯錯則主削

者也主吳之削而不知所以塞吳之亂則錯之所長僅能削人而已惡足稱智哉錯促吳反反欲自居守而令天子將兵盎說帝殺錯以罷吳兵兵則不罷而盎使脫歸二臣皆有死道錯死盎生漢法不平甚矣周亞夫往擊吳楚趙涉說其走藍田出武關而殽澠之伏兵不發鄧都尉請堅壁昌邑以梁委吳用輕兵絕餉道全彊制罷極從之而七國之師三月破滅亞夫雖能將兵尤善用言濞則有田祿伯桓將軍周丘不知任也取梁據洛吳之長策舍此求濟進退無據

矣高祖臨崩遺命用周勃爲太尉以安劉氏文帝崩亦戒景帝緩急將亞夫卒破七國三帝知人善任易世猶治彼同姓傾仄忿決一朝者宜未可以語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九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